

琴台 琴瑟 彥火

# 香港的滋味

余先生對我說，很多人說，他在香港居留了十一年，其實他先後在香港逗留了十二年。

一九四九年他從內地經香港赴台灣，在香港住了一年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鞭，一晃十一年。

余光中曾說過，中國內地是他的母親，台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。情人是最魂牽夢縈的和富有聯翩想像空間的，因此，也是最浪漫不過的。我沒有請詩人解讀他的香港情人。

詩人八十歲，在香港作家聯會的「祝壽和文學」講座上表示，「曾經在香港有十一年之久，作品之中有很多詩歌、散文、評論是在香港寫的，香港給我很多靈感，內心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一分子。」余光中在中大執教鞭十年，也是他的創作另一個黃金時期。他在港期間，創作新詩一百六十三首，散文二十五篇。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轉型的時期，社會一片欣欣向榮，是香港最好的時光。余先生的中大宿舍所在地的沙田，剛發展成為新市鎮，兼容人文和山水、現代與古樸。余先生身歷其境——目睹這一切變化，加上內地剛剛開放，煥發了新景象。

詩人不免浮想連連，思緒逸飛：山下的鐵軌向北延伸，延伸着我的心跳。我的中樞神經，一日四十多次，向南下又北上的千隻鐵輪輪番敲打，用鋼鐵火花的壯烈節奏，提醒我，藏在谷底的並不是洞裡桃源，住在山上，我亦非極景，即使王粲，也不能不下樓去。

他於一九七四年，更寫下馳名的《九廣鐵路》詩篇：你問我香港的滋味是什麼滋味/握着你一方小郵筒，我淒然笑了/香港是一種鏗動的節奏，吾友/用一千隻鐵輪在鐵軌上彈奏/向遠境，自遠境，日起到日落/北上南下反反覆覆奏不盡的邊愁/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/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/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/似相連又似久絕了那土地/一隻古搖籃遙遠地搖/搖你的，吾友啊，我的回憶/而正如一切的神經末梢/這條鐵軌是特別敏感的/就像此刻，小站的月台上/握着你的信，倚着燈柱/就閉起眼睛，聽，我也能分出/那輕脆如叩而來的，是客車/那沉重如拋，轟天撼地而去的，是貨車/而一陣腥臊薰人欲室的/閉氣吧，快，是豬車。

詩人每天早晚傾聽九廣鐵路的「那輕脆如叩而來的」和「轟天撼地而去的」響聲中，牽連着他的神經末梢，那是「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」，來自「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」，徒增詩人「不盡的邊愁」。

母體似近還遠、咫尺天涯，詩人油然產生「香港的滋味」，直到兩岸開放，詩人才能投身故國。在此之前，詩人無疑飽經「香港的滋味」的糾葛，遂寫下這首扣人心弦的詩篇！

（《懷念余光中》之六）

天音 知悉 楊天命

# 億元獎金「夢」

曾有周刊拍到天命排隊去買六合彩，我看到鏡頭捕捉的自己，也忍俊不禁——好一個「貪錢」的樣子！發達之夢，人皆有之。天命不介意承認，我確實也有這樣的「夢」，而且冒着繼續被拍到「貪錢樣」的風險，我仍然會去買六合彩。

一個玄學家有發達夢，常常被質疑：「你不是神通廣大，能夠預測號碼，早就中大獎了嗎？或者，至少你能算到自己能不能中獎吧？」是啊，若一切早已是命中注定，為何天命還要因此勞神呢？

透過一個人的命格，可以看到他的偏財運，我曾為賭馬贏了過百萬的人算命，從他們的八字中確實可以看到一些與眾不同的特性，可以說確實有一些命中注定的優勢。但是，若是金多實這樣能夠高達一億的巨額獎金，我暫時無緣結識有關得主，沒法研究他的八字。若知道他們同樣是借助命格「先天優勢」，或許我才

真正「死心」吧！既然目前還不知道這是否「命中注定」，那麼我寧願相信「保險理論」：人生有好運與壞運的「保險」，其中好運的保險，需要平日去「供」，不斷投注，才有可能得到回報。有些人或許天生有投資運，但性格保守，對創業毫無興趣，即使上天想要把福分給他，也被他自己掐斷了機會。或許命運也在拜託他「你不做生意也行，那快去買六合彩，讓我把錢給你吧」，真可謂「皇帝不急太監急」！

「供養」是否真的更容易盼來獎金？加拿大的「649」樂透，中獎的人，有八成以上都是長者，是他們平日空間所以常常投注，還是真的命運在積累了一定程度，到了這個人生階段，就給你一個「獎賞」？其中的因果關係，或許還有待商榷。但不論如何，天命也「慫恿」母親去投注，說不定哪天中了個大獎，順便帶旺我們子子孫孫！

水過 留痕 少爺兵

# 誰是誰非

曾志偉捲入桃色風波的話題，最近鬧得沸沸揚揚，圈中有人力撐志偉「無辜」，也有藝人被問及此話題時，態度是避之則吉，筆者「撈」的不是指誰是誰非，而是大家都非當事人，有什麼好置評的。

藝人是公眾人物，一言一行都受到很多人的關注，私生活亦經常被人以公眾有知情權為由，屢屢被示於公眾前，一句「食得鹹魚抵得渴」令藝人們語塞了。所以做藝人必須要有很強大的心理素質，才可以面對突如其來的傳聞、緋聞或者是種種批評等等衝擊，這也是做藝人的代價。

筆者從事娛樂記者工作多年（走在最前線），有關藝人們的種種傳聞，道聽途說也好，親眼所見的也好，都一直秉承「求證」當事人這信念和做法，就算當事人回答：「無可奉告！」或是承認否認，筆者也會一字一句把這篇娛樂新聞報道出來；至於讀者對傳言信與否，就是個人的看法啦！

娛樂圈給予外界人就是一個「大染缸」的印象，說進入了這個圈子，你想將自己「染」成什麼顏色都可以，此種說法是「貶」多於褒；因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娛圈，最多的傳聞是男男女女藝人，不是某某被富豪包養，就是有男藝人被富婆「相中」，孰真孰假!也只有當事人最為清楚。曾有一位女藝人這樣說：「最令人不齒的是自己人踩自己人，外表將自己包裝得雍容華貴像不食人間煙火似的，內裡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！」從女藝人的說話中，對當時盛傳「包養」這傳聞，的確有些端倪。

無論娛樂圈是否一個大染缸，年輕一代投身這行業，依然有着她（他）們的夢想和追求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年前，一位外國朋友帶同女兒回港，要求跟筆者茶敘，原來朋友女兒是美國某著名大學法律系高材生，卻又醉心於演戲和唱歌，欲輟學投身娛圈，筆者自然是把利弊分析一番後說：「我是你的話會繼續學業，成為律師令自己已有成就感！」現在，朋友女兒已是當地社區一位小有名氣的執業律師了！

# 百家廊

韓小榮

我們小區門口有個賣烤地瓜的中年男子，他臉上總是掛着微笑，讓人感覺很親切。他烤的地瓜咬一口，又甜又軟直冒油。我愛吃烤地瓜，常常光顧他那輛拉着爐子的三輪車攤位。就在前幾天，我忽然發現，他的經營產品增加了新品種：烤土豆。既然有新產品上市，那就先買一個嘗嘗。拿着土豆回了家，一邊吃，一邊噙得慌。不能因噎廢食，馬上倒上一杯水，沖着把土豆吃下去。到了飯點，卻吃不下飯，要說，這土豆真是擋飽哦！

不由得記起聽朋友講的一則土豆故事。文化大革命時期，某校有個老師被紅衛兵給抓起來，鎖在一間破屋裡不給飯吃，非要讓他交代「問題」。把老師鎖在屋裡，這些沒良心的小混混又去門別的人。這個老師被遺忘了三天後，已經奄奄一息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從門縫裡滾進幾個小土豆來。正是這些小小的土豆讓這個老師活了下來。老師啃完幾個土豆，又堅持兩天，終於得救。那些救命土豆卻始終是個謎，不知道誰送的。

我還讀過一個關於土豆的感人故事，那是東北作家遲子建寫過的一篇小說《親親土豆》。女主人公李愛傑為了讓丈夫的墳頭更加飽滿豐盈，親自把五麻袋土豆倒在了墳頭。當地離開丈夫的墳頭，「她剛走了兩三步，忽然聽見背後一陣簌簌的響動。原來墳頂上的一個又圓又胖的土豆從上面墜下來，一直滾到李愛傑的腳邊，停在她的鞋前，彷彿一個受寵慣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親那至愛的親暱。」丈夫愛土豆，寧可不治病也要從城裡偷跑回家收土豆。他想着下治病的錢留給李愛傑和孩子。兩口子相敬如賓，無奈陰陽兩隔。這些墳堆上的土豆，全部是昔日情感的堆砌。最後，李愛傑看着腳邊的土豆，輕輕說了聲「還跟腳呢！」彷彿是對丈夫的呢喃細語，飽含深情，催人淚下。

東北土豆是優良品種，暢銷全國各地。東北土豆，水分大、甜味足、顏色正，做成土豆粉條，味道極佳。切成土豆絲，長長細細，身段窈窕，玲瓏剔透。辣炒土豆絲、醋溜土豆絲、涼拌土豆絲，是土豆絲的三種基本做法。說起土豆絲，還要說說遲子建。遲子建一定是土豆的忠實粉絲。她還寫過一篇小說《霧月牛欄》。小主人公寶堅因為繼父對他的意外傷害而變得憨傻。憨傻的寶堅最愛吃的就是蔥花油餅捲土豆絲。要是讓寶堅幹點啥事，必須哄着他去做。給他好吃的，光蔥花油餅還不行，必須捲上土豆絲。就連稀里糊塗的寶堅都知道土豆絲好吃，可見土豆絲的無窮魅力。

在濟南，經常看到商販賣東北土豆或者東北土豆粉條。這兩樣，我都愛買。「東北土豆嫩茄子，撐死無數老爺子」，濟南人有這樣的戲言。土豆嫩茄子，適合放上豬肉燉。這道菜我做過一次，可惜不合胃口，一家人都不愛吃。

我們一家人都喜歡土豆燉牛肉。這是一道很家常的菜，我隔三差五就做一次。昨天晚上做飯，我把菜燉到鍋裡，添了一些水，任憑它自己咕嘟去。我去書房打開電腦，想寫篇關於土豆的文章，開始一點一點敲，想靈感突發，集腋成裘。敲了幾行，感覺語調不對，找不着調，難以繼續，馬上刪掉。反覆幾次，還是一些鴉鳴牛喘，雞零狗碎。這時，老公回來了。一進門，他就說有個糊味。我一拍腦袋，媽呀，我的一鍋土豆燉牛肉。趕緊跑進廚房一看，鍋底糊得太厲害，整鍋菜都有了糊味。我一邊把菜倒進垃圾袋，一邊嘟囔：「要是不放土豆粉條，不會糊鍋這麼厲害，都怪這粉條太吃水。」老公說：「你做飯不守在廚房裡，怎麼還怪粉條呢？」我自知理虧，趕緊重新燉上了一鍋菜。這回守在廚房裡，不敢離開半步。看見老公已經餓得先去吃糕點充飢，我心裡更加愧疚。

新做的土豆燉牛肉上了桌。老公急忙挑了幾筷子粉條到小碗裡。他愛吃土豆粉條，喜歡粉條的滑溜爽直。這一點，孩子也隨他。孩子上高中住校後，每次做飯放的粉條都便宜了老公。蘿蔔青菜，各有所愛。我不愛吃土豆粉條，卻喜歡吃土豆，土豆燉麵了，既能當菜，又能當飯。一大碗土豆下了肚，根本不用再去打饑頭的主意。至於牛肉嗎，就是用來出香味的，我們都不太愛吃，當然也剩不下。

我家的土豆燉牛肉，是我學以致用的同時，又發揮了點想像力，增加了粉條這一環節。毛澤東詩詞《念奴嬌·鳥兒問答》，其中有這麼幾句：「不見前年秋月朗，訂了三家條約，還有吃的，土豆燒熟了，再加牛肉。」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嘗試做土豆燉牛肉。我的具體做法就是：先把牛肉切小塊焯水；蔥薑蒜爆鍋，放入牛肉煸炒一會，放豆瓣醬、生抽、老抽，使其鹹度合適；再放土豆塊，順便加水加粉條；大火開鍋後，改為細火慢燉。

土豆除了燉着吃，還能炸着吃。土豆也叫馬鈴薯，切成段，用油炸熟了，就是薯條。薯條是孩子們的爱物。前一段時間，從老家帶來一筐土豆，一時半會吃不完。就召集了姐姐家的兩個外甥來，準備炸土豆條給他們吃。切土豆條的時候，外甥和我家孩子都爭着切。土豆大大的有，就讓他們練練刀工吧。我把一盆土豆削好皮，就去忙別的了。回來一看，我的天，菜板邊上竟然有那麼多土豆的邊邊角角，只有小部分能用的土豆條安放在盆裡。怎麼辦？此時，必須給孩子們上一堂勤儉持家的教育課，不能任其浪費。我說：「咱們用土豆下腳料包成土豆肉餡包子吧，不能這樣浪費掉。」大外甥機靈，說了聲：「小姨，你這是變廢為寶（包），我們支持你！」

午飯開始了，有土豆餡蒸包，有炸薯條。我又特意炒了孩子們愛吃的醋溜土豆絲。這好像是一次土豆宴會，規模雖不算大，大家卻吃得歡歡喜喜。在此，讓我對土豆們說聲感謝吧！



■ 土豆燉炒炸吃均好味。網上圖片

翠袖 乾坤 查小欣

# 黃百鳴爆發哥執三攤跑出

黃百鳴最近大爆周潤發（發哥）在《英雄本色》中的經典角色Mark哥，首選演員非周潤發，而是林子祥，但因檔期問題，打算起用鄭浩南，他英文名叫Mark，故角色為他度身訂做叫Mark，可是同樣因檔期不合，才改用周潤發執三攤。周潤發當年雖是TVB當紅小生，卻是票房毒藥，主演的《花城》、《傾城之戀》等只叫好不叫座，是以他演的Mark哥，只是配角，僅屬客串，戲份遠不及主角張國榮和狄龍，因此片酬很低。

周潤發拍下來，覺得角色有發揮，主動向導演吳宇森表示不計片酬，超時不用補水任拍，由於他表現好，吳宇森加重他的戲份，到後來幾乎變成主角，搶盡鋒頭。電影上映大賣，票房驚人，周潤發憑此片一夜成名，在亞洲無人不知，紅足30多年。

黃百鳴給周潤發機會走紅，好人有好報，他太太抗癌成功。黃太1997年被確診罹患末期卵巢癌，醫生替她開刀，發現有個7cm大的腫瘤，周圍還有很多癌細胞，腹水嚴重，因此沒切除任何腫瘤，

因為根本切除不盡，醫生診斷為絕症，而幾乎黃百鳴所認識的醫生，包括美國的醫生都指無得救。黃百鳴馬上停工，召了一對子女回港，一家人合力抗癌，中西合璧，太太接受化療，另一方面，黃百鳴獲抗癌良方，雖然中醫指藥方安全，他仍不放心，先煎一服自己飲來試藥，發覺沒有不良反應才給太太服食，他不辭勞苦，每朝四時半起床，陪太太到公園練氣功一個半小時，又一家四口到馬六甲度假，天天陽光海灘，共敘天倫。

三個月後，奇蹟發生，黃太腹部慢慢縮小，腹水全部吸收，原本7cm的腫瘤縮小至1cm，其他癌細胞消失了，醫生把1cm的腫瘤切除，再做幾次化療，便完全治癒，一直安好至今，現在她做義工，專門幫助癌症患者，生活很充實，比黃百鳴還要忙。

■ 黃百鳴爆周潤發演《英雄本色》是執三攤。



路地 觀察 湯禎兆

# 為何流感肆虐？

關於流感，恐慌可謂按年遞增。關於它的警告，已是由提高警覺變成形成恐慌。很多人或許覺得中流感不看西醫的人只是幸運，只不過因為中了流感也不嚴重而已，但問題正在此：為何我們中了流感也不怕？反而現在很多太急送院，太急用藥的，是因為恐懼使然，還是真的需要呢？朋友說過，十多年前，一西醫朋友常常不給藥他的孩子，發燒也不給，流鼻水和咳嗽更加不給，大家都覺得是因為家中有爸爸看護（但其實爸爸是上班的），所以較放心吧？醫生卻說：其實流感和感冒無藥可醫，要自己好，不用給藥的，孩子需要的是休息和喝水。

現在很少西醫敢這樣說了，因為病毒病菌太強吧？不看醫生，不吃西藥，有事時，誰負責？用藥後，若有什麼不良反應，也算跟足了程序。有律師朋友談起，很多醫療失誤是告不入的，因為跟足了程序。若懂中醫，更明白所言甚是——有嘔吐嘔，有咳嗽咳，驗到是病毒時，做不了什麼就硬燒，怕感染就落抗生素，把好菌和士兵全滅停，不好的東西無處可逃，所有關門又全開，因為免疫細胞都被藥物滅停了，自然直入器官，變成腦炎或肺炎。當中存在的風險，其實好少

人有認真考慮思索。當然，不是人人也會面對以上的嚴重情況，大多會變了氣管敏感而已，劇烈的打仗沒有了，徵狀沒有了，換來是免疫器官奮力掙扎，持續想將已入到很深的外邪推出去，這就是鼻敏感。又或是傷了肝腎，因為藥物滅停了工作，即使外來的病毒和病菌不再發惡，肝腎已受傷，會演化成其他病。但大家不會察覺是感冒問題，所以看中醫師，很多時候會說耳鳴、癌症等，是由外感而來，我相熟的中醫最常為病人列出的病情，就是外感傳裡，其實就是這個意思。

人每次生病時，所產生的抗體是最強和最多的，自然而生的抗體，可以打低的病毒型號也最多。我認識的幾個小孩，三歲前感冒發燒幾次，全用中醫或其他自然療法，發現每一次發病的時間都會短一點——一歲時可能發燒好幾天，兩歲是兩天就退了，三歲時甚少燒多過兩天，四歲左右則只會咳，已經很少病痛。

現在很容易作出比較，因為大家都有社交平台，看到朋友的孩子接二連三進院，實在痛心。對我們來說，一個學年請一次病假，已算多了。好的飲食，多曬太陽，多做運動，少接觸化學物，以現在的營養而言，孩子一定應比我們這輩強壯。

鵬情 萬里 趙鵬飛

# 香港廣州不尷尬（上）

中國人的文化裡，座次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梁山好漢山頭初定，頭等大事便是排座次。105條熱血漢子外加3個女漢子，按照功勞和江湖名聲，分做兩班，三十六顆天罡星，七十二顆地煞星，逐個排列清楚。在這一點上，中國城市排名也有類似的劃分。

第一類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四個直轄市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，建制上大體相當，都屬於省一級。其他省和自治區的首會城市，比如陝西的西安、湖北的武漢，山東的濟南，福建的福州，大部分都是副省級建制的城市，屬於第二類。第三類的就是地級市，建制上比副省級矮半級，屬於地廳級，是除了省會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。第四類就是通常說的縣級市，建制上又比地廳級矮半級，名稱上稱為市，行政上大都在地級市管轄之下。中國大約有600多個城市，基本上可以按照層級納入這四個陣。

後來改革開放之後，經濟發展狀況，成為衡量一個城市影響力排名的主要因素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，這四個城市的經濟總量脫穎而出，成為民間和官方都認可的內地一線城市。雖然經過40年的高速發展，很多城市一日千里，其影響力排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，但體大上，北上廣深的一線地位固若金湯。但就在最近，深圳去年經濟總量的資料出爐，不僅第一次超過了廣州，也把一河之隔的香港甩在了身後。

在外界看來，似乎莫名的有一種尷尬氣息，在被國家稱之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群裡流動。廣州的尷尬在於，既是廣東21個城市裡的大哥，又

是華南地區首屈一指的國家中心城市。另外一個重要的名頭，是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裡穩穩的三哥地位。廣深之爭歷年來都甚囂塵上，真被超越了，個中滋味看起來是有稍許不滿。

香港的尷尬在於，光芒四射的東方之珠，社會文明程度，城市管理水準，商業運營環境，文化教育水準，都是華人社會無可爭議的一哥。經濟總量上被昔日毗鄰的小漁村爬頭，多少會有些心緒難平。

再看回深圳，當年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人大手一揮，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，小漁村就此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。40年過去了，深圳一路高歌猛進，成為新產業新經濟的標杆城市。騰訊、華為等本土崛起的企業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作為新興，這麼多年深圳確實憋着勁兒，有要超過區域內兩位大哥的雄心。後起之秀力求後來居上，也屬人之常情。

很巧，我在這三座城市先後都生活和工作過。個人觀感，這樣的尷尬其實並未真正存在。因為廣州自有廣州的氣度和風範，香港自有香港的從容和篤定，深圳自有深圳的活力和激情。舉個不甚恰當的例子，放眼內地大部分省份，省會城市在一省之內幾乎都是一枝獨秀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，是省會城市坐擁全省最優質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。大樹底下不長草，周邊的兄弟城市，很難有可以與其競爭的實力和資本。

雖然深圳是國家認定的經濟特區，但廣深同屬一省，行政建制上也都屬副省級。除了各自地理優勢之外，省內的資源並無廣州獨佔之嫌。廣州

歷史悠久，商業、裝備製造、汽車製造等產業，一直實力雄厚，文化、教育、醫療也在內地獨樹一幟。

深圳後起之秀，不僅沒有發展包袱，且挾特區政策優惠之勢，輕裝上陣，借助靠近香港的地利之便，吸引大量外資湧入，很快完成了整座城市資本積累，並果斷抓住全球新的發展機遇，迅速轉型升級，在聚集大量創新人才和各路支持創新資本的同時，也完成了新一輪城市性格的自我塑造。

再舉個我自覺恰當的例子。劉德華、張學友、梁朝偉是整個華人世界極具個人魅力和影響力的藝人。劉德華勤力才藝全面，演戲、唱歌樣樣拿得出手。張學友天生一把好嗓子，唱功出奇的好，華語樂壇歌神的稱謂實至名歸。梁朝偉素來低調謙遜，不演戲的時候，總是隱匿在輿論之外。但只要他擔綱主角演戲，影帝的稱號幾乎從未旁落。華人娛樂圈，正是因為有了以這三位為代表的一大群顏值、實力、人品皆在線的頂尖級藝人，才能一直長盛不衰。

如果用劉德華代表香港、張學友代表廣州、梁朝偉代表深圳，再來看整個粵港澳大灣區，就會發現，正是因為有香港、廣州、深圳，這三個經濟體量大體相當的城市做支點，吸引了全國乃至國際的各路資源，天然的溢出效應，和城市之間的錯位發展，才讓澳門、東莞、佛山、珠海、惠州、中山、江門、肇慶等其他灣區城市，也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空間，從而利用各自的資源稟賦，在擅長的領域，拿到各種各樣的單項冠軍。